

真正的开放、真正的委身

——评赖品超《开放与委身：

田立克的神学与宗教对话》

Real Openness and Real Commitment

王志成 浙江大学

Wang Zhicheng Zhejiang University

宗教对话已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宗教对话不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更有实践上的意义。“宗教对话之父”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r)说,对话不是象牙塔里的事,而是关系到宗教之生死存亡的事。在当今世界的特殊处境中,对话是中道的选择。

1994年,赖品超先生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 *Towards a Trinitarian Theology of Religions: A Study of Paul Tillich's Thought* (Kampen: KoK Pharos)。该书的出版在西方得到了好评。事隔六年,经作者修订出版了中文版,并由香港中文大学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于2000年出版。我认为该书的出版在三个方面推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

一、推进了我国学术界对田立克(大陆译为保罗·蒂里希)思想的深入研究;

二、推进了中国学术界对宗教间关系的研究;

三、从田立克的思想中引出了三位一体的诸宗教神学思想。

近年来,大陆对田立克的兴趣在增强。首先翻译了不少田立克的原著,如《文化神学》、《政治期望》、《存在的勇气》等。1999

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何光沪选编的《蒂里希选集》,字数达105万。另外,不少学者发表了许多论文,甚至也出版了博士论文。据我所知,港台已出版过田立克的若干原著及有关他的研究论文。赖品超的《开放与委身》无疑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其特殊的重要性。

《开放与委身》的作者是有明确的基督教信仰的,他对田立克的研究与一般学者有着微妙的差别。作者的研究在生存论上可谓是卷入性的。作者本人对田立克的原著吃得相当透,是花了大力气的。还有,该中文版是修订本,已经受过学术界的考验和他本人在论文英文版出版后的自我考验。倘若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必定会在某些方面作出调整,但他对田立克近乎以分析哲学的方法进行的研究,引出的结论并没有随意性,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赖品超先生对田立克的研究显然不是面面俱到,而是对一个时代的热点问题——宗教对话——的回应。

田立克一生应该说也处于对话之中,一是与世俗的对话,另一是与其它宗教的对话。不过与其它宗教的对话所持续的时间不长,主要发生在晚年,可是对他的影响却很大。

田立克作为一个基督教神学家,与世俗的对话,引出他的著名方法论:关联法。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关联法的根基是基督中心论。

依赖先生的解释,田立克的基督中心论大致分为三个重要阶段:前基督中心论、基督中心论和后基督中心论。在前基督中心论阶段,讨论的核心是人的心灵在文化活动中的作用,没有明确提及关于作为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第三位格的圣灵的神学教义,换言之,基督论没有成为田立克著作中的主要论题。

在基督中心论阶段,田立克的诸神学论述皆涉及基督论,其《历史的诠释》代表了基督中心论发展的高峰。而在后基督中心论

阶段,田立克关切、注意宗教间对话问题,其神学立场主要见于他的《系统神学》第三卷。在这一阶段,圣灵论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三一论也越加明显。

田立克的基督中心论也可以称为救赎论式的基督中心论。他在与世俗的对话中提出了基于基督中心论的关联法:这方法企图把藏于具体处境中的问题与藏于信息中的答案关联起来。田立克认为这答案就来自耶稣基督,且是唯一的。

田立克的关联法之意义在基督教文化语境中似乎可以理解,甚至可以被接受,但是否也适用于非基督宗教?如果适用,那么田立克的宗教对话理念就具有普世意义;如果不适用,那么就应当寻找新的出路。

赖品超认为,田立克似乎作了肯定的回答。经过田立克对宗教或文化历史的神学诠释后,宗教或文化的历史变得不再是在基督事件之外的另一个神学源头,换言之,基督宗教和非基督宗教都可以并应当置于最终启示的标准之下。

然而,田立克一生中所面对的主要是世俗界,而不是其他宗教。在他晚年,在他与日本学者的对话中,他的关联法无疑被超越了,因为他敢于提出:“非皈依,但对话”。然而,从他面对其他宗教的历史来看,田立克依然具有一种基督教优越感:“基督教在与其他宗教或类宗教相遇时,并不是基于一种简单的否定。其关系是彻底的辩证性的,这不是一种软弱,反而是基督宗教伟大之处,尤其是在其自我批判的更正教形式中。”^①

赖先生说,在日本的班顿演讲后,田立克更欣赏圣灵论。他开始认为与不同宗教及类宗教对话的目的,既不是达到一种宗教的混合体,也不是某一宗教的胜利。另外,田立克开始有意避免宣称

^① 转引自《开放与委身》第148页。

基督教优越性,又承认其他宗教同样可以是具有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能力的活宗教。

在对话中,基督论逐渐为圣灵论所取代。理由在于基督论之作用基本上与两个象征有关,即道与十字架。道的教义之功能主要是肯定在基督教会之外具有普世启示,即肯定其他宗教的价值。

十字架在宗教对话中的作用在于否定偶像。十字架帮助人们避免自己成为或被接受为最终极的。

圣灵作为一个象征可以同时承担起道与十字架的角色与功能。正因为这样,在田立克后期作品中,圣灵论成了他神学中的核心教义。

在田立克看来,圣灵的临在是一种革命性力量,其工作顶峰是把人从律令的轭中释放出来,进入圣灵的自由。田立克似乎倾向于将耶稣视为神圣的临在于时空中给予自然和人类以医治力量的一件工具。真正的拯救者是上帝本人,耶稣只不过是众多“拯救者”之一。^① 赖品超先生正确地指出,田立克的圣灵论使基督论黯然失色,其中所展示的救恩论大体上是基于圣灵论而非基督论,他的立场近乎程度基督论和上帝中心论的诸宗教神学。^②

显然地,在田立克那里,基督中心论和圣灵中心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赖品超先生之研究价值这时(在我看来)才真正凸现出来。

赖先生承认,田立克本人没有在基督中心论和圣灵中心论之张力基础上开拓出具有活力的三一论的诸宗教神学。但他认为他大体上可以从田立克的思想中合乎逻辑地引出这种神学。

三一论的诸宗教神学认为上帝的三个位格代表了三个特点:深渊性、逻辑性和属灵性。

① 《开放与委身》第178页。

② 《开放与委身》第178-179页。

这三个位格对宗教对话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上帝的深渊性。上帝是存在,不是存在者,他不是物,不是东西,超越所有概念和语言的奥秘。这一点可以普遍地服务于神学多元论。上帝的奥秘性可以让各个宗教意识到自己对终极奥秘的理解之限制,从而可以让诸宗教避免独断,变得更加谦卑,也更加开放。

三一上帝的逻辑特点致使宗教间对话、沟通变得可能。逻辑性在这里意味着可理解性。宗教对话要求诸启示具有逻辑性,而这一点可以由上帝的第二位格代表。

三一论中的第三个特点对宗教对话十分重要,因为这一特点预设了启示的历史,这一启示历史的概念使基督一元论和排他主义变得不可能。从这点出发,可以得出启示并非只在基督事件中。

毫无疑问,赖品超从田立克思想中引出的三一论的诸宗教神学是深刻的,这一神学形态超出了传统基督论、圣灵论,具有了更强大的解释功能和吸收功能。

三一论的神学使我们可以朝终极奥秘不断开放。人,最终成为他/她现在所不是的。上帝的深渊性也就保证了我们在朝圣途中的不断超越性。我们可以不断摆脱教条主义的迷幻,而教条主义往往是宗教所犯的致命毛病之一。

三一论的神学可以使我们彼此照亮。三一上帝的逻辑特点包含了我们所接收到的启示可以为意识所领悟。这种逻辑性在诸宗教对话中可以彼此照亮,从而使各自都变得透明。

三一论的神学可以让我们摆脱传统基督中心论的迷幻。依据杰出的宗教哲学家和基督教新教神学家约翰·希克(John Hick)的看法,传统基督论必须以隐喻的方式去理解。在希克那里,人面对终极实在的临在。耶稣和我们一样也面向终极实在,他称之为天父。他和我们没有质的不同,只有量的差别,他比我们更开放,更

透明。^①

但依天主教神学家雷蒙·潘尼卡的观点,我们不应像希克一样去理解基督。不过潘尼卡在基督和耶稣之间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基督对基督徒是永恒的、超然的,是起点和终点。耶稣是历史性的,是基督的历史性展示。我们可以称耶稣是基督,却不可称基督是耶稣。潘尼卡甚至认为基督也在一切中临在,他为此研究了“印度教中未知的基督”。

我认为是潘尼卡首次从跨文化视角提出三一论的诸宗教神学思想。^②像神学家海姆(S. Mark Heim)也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受潘尼卡的影响,且提出三一论的诸宗教神学思想。^③三一论的诸宗教神学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基督教学术界的关注,是一个有活力的神学取向。赖品超的博士论文(指英文)为推进三一论的诸宗教神学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而经修改的中文版的出版则无疑将引起汉语学术界对三一论的诸宗教神学的关注,它将在汉语学术界的宗教对话领域产生真正的影响。

① 关于希克的基督论,参见约翰·希克著,王志成、思竹译,《上帝道成肉身的隐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Raimon Panikkar, *The Trinity and the Religious Experience of Man*, NY., Orbis Books 1973.

③ S. Mark Heim, *Salvations: Truth and Difference in Religion*, NY., Orbis Books 1995.